

ELIZABETH TAYLOR

The Lady, The Lover, The Legend: 1932–2011

伊丽莎白·泰勒

淑女，情人，传奇

〔英国〕大卫·布雷特 著 胡晓 译



译林出版社

ELIZABETH TAYLOR

The Lady, The Lover, The Legend: 1932–2011

伊丽莎白·泰勒

淑女，情人，传奇

〔英国〕大卫·布雷特 著 胡晓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丽莎白·泰勒：淑女，情人，传奇 / (英) 布雷特 (Bret,D.) 著；
胡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0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5447-3225-3

I. ①伊… II. ①布… ②胡… III. ①泰勒, E. (1932~2011)
-传记 IV. ①K837.1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09002号

ELIZABETH TAYLOR: THE LADY, THE LOVER, THE LEGEND: 1932—2011
by DAVID BRET

Copyright © 2011 by DAVID BRE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AINSTREAM PUBLISHING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Phoenix-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244号

书 名 伊丽莎白·泰勒：淑女，情人，传奇

作 者 [英国] 大卫·布雷特

译 者 胡 晓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白 路

原文出版 Mainstream Publishing Ltd, 20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8

插 页 16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225-3

定 价 38.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谨献给

芭芭拉、葡萄牙“法多”歌后阿玛利亚·罗德里格斯、乔伊·斯蒂法诺、桃乐西·斯奎尔斯、亨利、艾登、弗里茨、艾德林以及 11 月的孩子

请不要忘记
没有朋友的生活
如同没有花的花园

致 谢

若是没有选定小组的朋友们对我的鼓励、评论和关爱，这本书的创作将无从谈起。无论他们现在在世与否，我会永远将他们视为我真正的家人和爱之所属。

赠给现已辞世的芭芭拉、艾琳·贝文、玛琳·黛德丽、雷内·谢瓦利埃、阿克赛尔·多蒂、桃乐西·斯奎尔斯和罗杰·诺曼德。还要感谢卢赛特·谢瓦利埃、雅克琳娜·丹诺、伊琳娜·德拉沃、托尼·格里芬、贝蒂·佳赫曼和杰拉德·佳赫曼、安妮可·鲁、约翰·泰勒和安妮·泰勒、特里·桑德森、查理·马鲁阿尼、大卫·波特和莎莉·波特。另要特别提及途中出现的阿玛利亚·罗德里格斯、乔伊·斯蒂法诺这些孤僻的人儿和朋友，以及我迷失的孩子们。

非常感谢比尔·坎贝尔以及主流出版公司的杰出团队。同样也感谢我的代理人盖·罗斯和她美丽的妻子亚历克斯。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珍妮，她包容我的坏脾气，一直以来是我灵魂的守护者。

最后要非常感谢伊丽莎白，也感谢她所经历的一切。

大卫·布雷特

引　　言

伊丽莎白·泰勒的一生失败之作居多，在银幕上的声音也常常不那么悦耳，更是很少与同她合作的演员保持相同的表演水准，也正因如此，她的名字将会永垂史册。此外，她还被称为好莱坞三大产物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朱迪·加兰和娜塔莉·伍德，她们都成功地实现了由早期神童到成年电影明星的转型，这不仅仅是天赋使然，其母亲们的推动更是“功不可没”。而她们的母亲们并不是通过时刻监督或者是苛刻要求从而使她们获得持久成功的。朱迪的母亲是一个可怕的人，为了让加兰的事业继续下去，她积极支持加兰被强制服用兴奋剂和镇静剂。这种自私至极的做法，直接导致她的女儿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当时作为母亲的埃塞尔·古姆却不在加兰身边，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娜塔莉·伍德的母亲玛利亚·古尔丁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十分强势和自我，逐渐丧失心智，这一切使得玛利亚从心底认为自己的那些疯狂计划是为了女儿好。萨拉·泰勒是这俩人的结合体。从种种证据来看，加上好莱坞梦工厂那些消极因素的推波助澜，谁又能否认萨拉应该为其女儿的不稳定及接踵而来的一系列悲剧，如自杀企图、支离破碎的婚姻和破坏的恋情，负大部分责任呢？

毫无疑问，若不是因为这些斯文加利式^①母亲们的帮助，这些女明星们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到事业的巅峰。但即使如此，

^① 斯文加利是英国小说家乔治·杜·莫里耶的小说《软帽子》中的人物，以催眠术控制女主角。

人们也不能忽视母亲们对这些脆弱的孩子们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害——她们一辈子都提心吊胆地生活在未知的黑暗之中。或许蒙哥马利·克利夫特、琼·克劳馥、埃罗尔·弗林、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也同样忍受过恐怖母亲的逼迫，但是他们知道如何进行反击，而这恰恰是伊丽莎白·泰勒没有勇气去做的。

电影评论家亚历山大·沃克称泰勒为“天生的幸存者”，但稍后可以了解到，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尽管她对自己的健康着实关心，但她的行为却大相径庭。泰勒一生都精心谋划着自我毁灭，并且还蓄意恶化因自己的鲁莽和愚蠢而导致的厄境。这一切的目的通常只有一个，那就是满足媒体需要，使自己的名字能一直出现在头版头条。她在这一方面比在银幕上的表现要出色得多。

伊丽莎白·泰勒多少有些受那种来自家庭戏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乐趣以及自讨的恶果的影响，但就其本身而言，她依然是世界演艺圈名流中的巨星。她的故事读起来常常很残酷，但是也非常迷人，绝对没有招致任何唾骂。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母亲的微薄红利	1
第二章 让位吧，秀兰·邓波儿	14
第三章 以吾之拳，许尔婚约	29
第四章 没有眼泪的英国人	46
第五章 与吉米和洛克的约会	63
第六章 利兹·舒瓦兹科夫，我的犹太妞儿！	77
第七章 传递包裹，麦克	96
第八章 四千万美元的炸弹爆炸	117
第九章 那个放纵的荡妇	131
第十章 疯狂宿醉：《灵欲春宵》	148
第十一章 衣服与钻石	164
第十二章 从花花公子的尤物到农民的妻子	190
第十三章 追随塔卢拉赫的脚步	208

第十四章	再见，洛克……你好，拉里	223
第十五章	圣女伊丽莎白	239
第十六章	昔日明星	254
后记		274

第一章 母亲的微薄红利

伊丽莎白·泰勒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她一生从未因金钱而妥协，也从未缺过钱。她的父亲弗朗西斯·莱恩·泰勒于1897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斯普林菲尔德，但却在堪萨斯州的阿肯色城长大，因为他的父母从事邮政特快专递以及信使服务工作。少年时期的弗朗西斯对满怀抱负的女演员萨拉·维奥拉·沃姆布罗特倾心不已。萨拉比弗朗西斯年长一岁，她的父亲是德国移民，在当地一家洗衣店任经理。

然而，两人最初的浪漫却十分短暂。1918年11月，那时弗朗西斯刚满二十一岁，他的远房叔叔——企业家霍华德·扬为他提供了一份学徒工作。扬来自圣路易斯，通过精油投资积累了许多财富，他又将这笔财富用于艺术品交易，获得了巨大成功。第二年，扬和弗朗西斯就在曼哈顿开设了霍华德·扬画廊。

与此同时，萨拉也离开家乡来到堪萨斯州学习表演，并改名为萨拉·萨森。1922年，她在电影《门上的标记》(*The Sign on the Door*)中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该电影是根据魔术师钱宁·波洛克1921年在洛杉矶创作的同名剧作拍摄而成。此后，波洛克又安排萨拉出演《愚蠢的人》(*The Fool*, 1925)，年方十八的她在这个现代版本的圣方济各故事中扮演十五岁的残疾少女玛丽·玛格丽特——也就是圣女玛丽·德莲。演出备受苛评的同时，萨拉又恰巧被发现与俄罗斯著名女演员、默片偶像艾拉·娜兹莫娃进行了会面。娜兹莫娃是鲁道夫·瓦伦蒂诺的密友，也是好莱坞隐秘

女同性恋圈内的元老级人物。

得到这位威望很高和干劲十足的女性的认可，几乎就意味着萨拉可能会被邀请加入娜兹莫娃声名狼藉的女同性恋组织——妇女缝纫小组。她们定期在娜兹莫娃位于日落大道的艾拉花园别墅里见面，这些“中性宝贝们”包括瓦伦蒂诺的几任妻子，莉莉·达米塔（她后来嫁给了埃罗尔·弗林）和桃莉·王尔德（奥斯卡·王尔德的侄女，女主人娜兹莫娃称她是“王尔德家族中唯一喜欢女人的人”）。即便如此，萨拉也一定会很快退出娜兹莫娃的圈子，因为尽管评价不佳，《愚蠢的人》依旧于年底在百老汇上演。詹姆斯·柯克伍德担任该片主演，那时他已经在纽约的男同性恋圈子里名声鹊起。多年以后，萨拉的女儿也出演了他的作品——《那儿一定有匹小马驹》（*There Must Be a Pony*, 1986）。

1924年9月，《愚蠢的人》在伦敦阿波罗剧院上演。当时英国首都的热门人物是气焰嚣张的女演员塔卢拉赫·班克黑德，娜兹莫娃的另一个狂热追随者，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画廊女王”，换言之，“画廊女孩”即为伦敦当地“已出柜”的女同性恋的团体。塔卢拉赫当时正忙于出演另一部乏味的戏剧《吱吱作响的椅子》（*The Creaking Chair*），这出戏连续上演了九个月。她和萨拉曾一度为引起“沙弗姐妹”的关注而进行比拼，“沙弗姐妹”是由一位名叫胖索菲的女性经营的一个组织。然而，在登台演出的前一晚，塔卢拉赫突然将其出名的及腰秀发剪短，两人的竞争也随之结束。她的“画廊女孩”们很快争相效仿，同时，胖索菲也唆使她们阻断萨拉在阿波罗剧院的表演之路。女孩们称，这是为了报复萨拉曾试图超越她们的女王。1925年3月，萨拉在《愚蠢的人》停演后回到纽约，随后她的事业也遭遇了一系列的滑铁卢，她在《阿拉贝斯》（*Arabesque*）中与

贝拉·卢戈西^①的合作也颇为不顺。1926年初，萨拉开始考虑放弃舞台生涯，也是在纽约，萨拉重新投入昔日恋人弗朗西斯·莱恩·泰勒的怀抱。

这是一段“薰衣草”式^②的恋情，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小小的烈性子》(The Little Spitfire, 1926)是萨拉·萨森出演的最后一部电影，那时她的剧照都是短发模样，明显的男性化形象，像极了娜兹莫娃；而二十八岁的弗朗西斯那时已经是一个滥交的同性恋了。这对恋人约会的决定可能使他们的朋友困惑不已：在当时的艺术界和戏剧界，人们对同性恋的歧视并没有在好莱坞那么强烈，所以他们可以追求各自的事业而不会遭到严重的阻碍。然而，霍华德·扬给弗朗西斯提供了一份即将在伦敦开业的新画廊的管理工作，并挑明如果他打算迁居海外为公司扬名，就得先成家。弗朗西斯自然而然地选择萨拉做他的新娘，两人于1926年底结婚，附带条件是她将永远放弃表演生涯。在此后的婚姻生活中，萨拉对此心怀愤恨，抓住一切机会提醒她的丈夫谁才是泰勒家的掌权人。

跟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一样，泰勒一家人做事从不半途而废。而影响了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大萧条，也没能动摇泰勒家族半分。1954年2月，萨拉在接受《妇女家庭杂志》的采访中声明，她于1928年2月就已经到达伦敦寻找住处，弗朗西斯两个月之后才到。这有可能是萨拉为了再三强调她才是家中掌权人而说的大话之一。还有就是她对满意的房子的描述，萨拉可能确实见过“三英尺高的郁金香、勿忘我以及黄色三色堇”，但是在3月初是不大可能有“火红色的金鱼草和玫瑰”的。

^① 著名的恐怖片演员，曾多次在银幕上扮演吸血鬼、科学怪人等形象。他于1931年出演的《德古拉》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② 指关系中的一方或双方为同性恋或双性恋。

事实上，萨拉在伦敦表演《愚蠢的人》期间曾与一名叫维克托·卡扎勒特的政客相遇。也正是维克托帮泰勒一家找到了第一所房子——汉普斯特德十一号一栋有两个卧室的维多利亚式小别墅，后面是汉普斯特德荒地。泰勒夫妇以此为根据地，往返周游欧洲大陆，为富有的客户抢购珍贵的艺术品。萨拉还将丈夫介绍给了这个以支持反犹太主义而出名的三十八岁有钱单身汉，弗朗西斯与他一见钟情。他不仅成为了弗朗西斯的情人，还成了泰勒夫妇的非正式赞助商。只要卡扎勒特对弗朗西斯提供帮助，将他们夫妇二人引入适当的社交圈中助其拓展关系，萨拉对他们二人私下的行为更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临近1928年年末，萨拉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于是她决定不要成为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的女儿也遗传了这一特点。汉普斯特德的房子虽然比较小，但她却雇佣了一名厨师、一位女佣以及一位司机。1929年，在第一个孩子霍华德出生后（泰勒夫妇用他们慈爱的叔叔的名义为孩子洗礼取名），她还聘请了护士来照顾他。

汉普斯特德的房子自然就变得十分拥挤了，承蒙霍华德叔叔的好意，泰勒夫妇又在附近的怀尔德伍德路购买了一处仿都铎式的宅邸。该住宅有十几间卧房、用人住房、一个网球场以及一片私人树林。大约五十年后，他们的女儿，因无法容忍自己曾经拥有的东西被他人占有，曾经试图买回这套宅子，但却没能如愿。

泰勒夫妇还与圣约翰林切尔西的文艺界人士进行交往，并与劳拉·莱特^①、奥古斯塔斯·约翰^②以及格雷西·菲尔德的情人约翰·弗拉纳根（他们当时刚在奥古斯塔斯·约翰以前的工作室安家）成为了朋友。弗朗西斯和萨拉将小霍华德留在家中，两人则频繁

^① 劳拉·莱特（1877—1970），英国印象派画家，多以伦敦的剧院、芭蕾舞局及马戏团为绘画主题。

^② 奥古斯塔斯·约翰（1878—1961），英国后印象派画家、蚀刻版画家兼制图师。

往来于英国资国内和国外的拍卖会，为画廊抢购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再以高价卖出获得高额利润。这些活动在 1931 年秋告一段落，因为萨拉发现自己又怀孕了。1932 年 2 月 27 日，她生下了一个女儿——伊丽莎白·罗莎蒙德。第一个名字是以她奶奶和外婆的名字（她们都叫伊丽莎白）来取的（萨拉的母亲刚去世不久），第二个名字则是泰勒奶奶婚前的名字。

这个小姑娘似乎患有多毛症，面部长有一层细细的深色汗毛，好像生下来就披着一件斗篷似的，尽管这些在她出生三个月之后都消失了。当然这种状况可能是凭空捏造的，但却使萨拉在此后的日子中总能乐此不疲地提醒现在的伊丽莎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美丽，她常会说“她并不是一直都这么美丽的”！伊丽莎白有着一双不同寻常的紫罗兰色眼睛，在她早期的照片里，这双眼睛看起来就好像陷入了脑袋里，由于伊丽莎白的肩膀很窄，更使得她的大眼睛与身材极不协调。她好像并未经过洗礼，因为她的母亲萨拉，一个三心二意的基督教科学派成员，不赞成这种宗教仪式。弗朗西斯的情人（可能也是萨拉的情人）维克托·卡扎勒特坚持要成为伊丽莎白的教父，一个很明显的优点就是他也是一名基督教科学派成员，但由于缺少相关仪式，他只能以私人身份担任她的教父。

卡扎勒特搬到大雨燕之后，还贷款买下了一座有十五间房的仿都铎式宅邸——泰勒家的小燕子 (The Taylors Little Swallows)，他们周末常常来这儿。大雨燕位于肯特郡的中心地带，是一个很不错的休息场所。他还给伊丽莎白买了许多贵重的礼物，在她五岁生日的时候，还送给了她一匹小马。伊丽莎白为之取名为贝蒂。这就为伊丽莎白以后的人生树立了一个先例：物质财富是一个人对他人表达自己的爱意和价值所需的一切。卡扎勒特还积极支持萨拉对女儿舞台生涯的渴望。萨拉认为，只要给予伊丽莎白适当的推动力，她就

有可能实现昔日为自己设下的目标。电影不予考虑，因为在萨拉看来，舞台剧演员才是身份的象征，而电影明星则是不入流的。

萨拉坚称伊丽莎白和霍华德都就读于名字很大气的“瓦卡密夫人舞蹈学院”，而实际上这个学校只是由来自骑士桥某阁楼、毫无魅力的兰金夫人经营。据亚历山大·沃克所进行的研究，这所学院否认这对兄妹曾就读于该校。萨拉还以同样的方式夸耀伊丽莎白曾经在伦敦竞技场剧院为约克公爵夫人（即后来的王太后）、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公主进行御前表演。伊丽莎白本人在1965年出版的回忆录《伊丽莎白·泰勒》中用其惯用的夸张手法对她所谓的第一次登台演出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孤立、庞大、空旷、无边无际”，对于当时只有四岁的伊丽莎白来说，如此详细的回忆难免让人怀疑。所以，这又是谎话，包括萨拉承认的几年后她参加了乔治六世的加冕礼也毫不例外是不真实的。还有那所谓的“独唱会”也不过是在当地教区大厅里举办的期末音乐会而已。

1937年9月，霍华德那时已经就读于阿诺德预备学校，萨拉又将伊丽莎白安排到伦敦海格特拜伦之家进行学习。那里没有伊丽莎白的学习成绩的相关记录，即使有，那也只是她喜欢的科目的成绩。她十分盼望着周末，那样她就可以逃离学校，回到肯特的家中与她的小马待在一起。然而，当二战的阴云开始笼罩在欧洲上空时，这种田园生活很快就结束了。1939年春，萨拉带着她的两个孩子登上了开往纽约的曼哈顿号，所有费用由维克托·卡扎勒特承担。在这次旅程中，萨拉一反她明智的判断，允许霍华德和伊丽莎白观看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小公主》(*The Little Princess*, 1939)，该片由童星秀兰·邓波儿主演。他们三人在纽约玩了几天之后就乘火车前往帕萨迪纳市，萨拉的父亲在那儿有一个养鸡场。在伦敦，弗朗西斯为生意忙得不可开交，几个月后，他挥泪与维克托·卡扎勒特告别，前往那里与家人团聚。

对于把自己看成是社会名流的泰勒夫妇而言，一个简陋的养鸡场是不适合作为他们处理事务的基地的。因此，他们于1940年春迁至加利福尼亚南部，萨拉也在那儿正式开始了她的造星梦。她开始为孩子们塑造未来——毫无疑问，伊丽莎白依然是萨拉的最爱。泰勒夫妇在太平洋帕利塞兹^① 购买了一栋大小合适、紧邻海洋的别墅，弗朗西斯还在爱丽舍城堡酒店租下一个套房开起了画廊。在这儿，他开始积累大量财富——他将大部分从伦敦偷来的“艺术品”卖给那些容易上当的顾客，哪怕劳拉·莱特或奥古斯塔斯·约翰跳起来揍他们，他们可能也分不清谁是谁。尤其是约翰，他习惯在开始重点作品之前先画许多草图，这些草图很多都被他毁后扔到垃圾桶里。起初弗朗西斯拜访约翰的工作室是真诚地想保护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并将其出售给顾客，但是在泰勒夫妇即将离开伦敦时，他开始在那些废弃物中翻找约翰的草图，并将那些还可以抢救的草图熨平、加框，然后装运至美国的画廊。这位艺术家完全被蒙在鼓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朋友欺骗了。然而，弗朗西斯并未就此收手。那时，许多欧洲犹太社会名流为了躲避纳粹分子的迫害而流亡他乡，尤其是在德国和法国，弗朗西斯开始从这些人手中“解救”他们的艺术珍品，非常廉价地购进，然后高价卖给富有的美国人。许多年后，这其中的一件珍品让伊丽莎白相当尴尬。

伊丽莎白和霍华德被安排在一个典型的好莱坞式学校学习。在那里，教育处于第二位，他们的父母更热衷于同每晚在校门口等候接小孩回家的富人和名人套近乎。以前在伦敦，这种“烦人的”任务是交给他们的保姆或男管家的。但在这儿，萨拉需要被大家所认识，她甚至还学会了开车，以免被别人认为社会地位低下。通常的课程安排有数学、地理和英语，每节课一小时。但为

^① 又译为宝马山花园，好莱坞附近的豪宅区。